大戴禮記斠補

大戴禮記斠補卷上

瑞安孫詒讓

王言第三十九　孔目錄云舊本題爲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見皆誤作主唯十六字不誤　今据以改正

馮登府校云篇中王字十九惟莫不來至朝覲于王王字不誤乃第十四字非第十六字以下諸家校並據劉氏錄本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　孔云閒宋本訛閑　趙鈸校云韓本閒作閑案韓本蓋即宋韓元吉本據孔敘所校宋本亦即韓本而趙丁校宋本與孔氏所校多差異又似非一本故並存之

得夫子之閒也難　孔云閒朱本作開丁杰校云花齋本沈鼎新與朱養純參評當云沈本嚴元照校云花齋本收舊本獨爲文從字順頗疑有私意竄改之處而孔君據之獨多　趙校云韓本作閒下同　案孔所據宋本即韓本疑元校云朱本乃宋本之譌凡趙校宋本亦多挩誤以其舊槧閒與孔校不同存之

雖有博地衆民　趙校云地字宋本作施末行施彌博正應此案此仍當以博地爲是宋本未塙

政之既中　丁杰校云既字宋本訛不

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　孔云舊本云一作入山澤

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案下云此六者則當以關市田稅力役爲四加山澤與圭田爲六若如今本則爲數不足當以舊本爲是

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　盧注云關也市也山也澤也　丁校云應數圭田不安分山澤爲二王制全用此文但稅十取一改作公田藉而不稅文法不同耳

上樂施則下益諒　孔云施予也諒誠也　嚴元照校云爾雅釋詁詔亮也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勴

也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大雅大明末章云涼彼武王傳云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是諒有佐助之義上有樂施之君則下民相感而相佐助也補注訓誠恐未切案此說亦未塙詰姑存之以廣異義

七

者布諸天下而不窕　孔云窕不實也春秋左傳云大者不窕　嚴校云淮南要略有此文高注云窕緩也布諸天下雖大不緩也高注从爾雅釋言云窕閒也閒緩之義相因補注從杜預左傳注解恐當依集

義爲長案此義亦未協當以孔義為是

千步而井　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云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　趙校云此井字當作鑿井之井解千步字亦非誤孔注失之道上有井所以便行者也若解作井田使與釆遠之意無關此與周書大聚解十里有井正同　案趙說亦通依周書則三千步而井蓋十里者長三千步廣三百步也此井止千步則三里有奇而有井十里當有三井蓋鑿井以便行旅之汲飲十里則太疏闊固不必拘矣

家語亦作千步足明其非誤也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

孔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　案依上文井千步則三井三千步積十里三句烈積三十里此疑即周禮遺人所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句烈即十里之廬距即三十里之宿也烈與列通周禮師氏云朝

在野外則守内列司隷云守野舍之厲禁鄭注厲遮列也列今本作例此從釋文列本山虞典祀墓大夫注並訓厲為遮列厲列字亦通十里之廬亦為遮列之舍故謂之句烈矣距疑當為遽之借字管子大匡篇云三十里置遽委焉尹知章注云遽今之郵驛也蓋遺人三十里之路室兼為傳遽之舍彼五十里有候館亦即在此五十里封之内此經井句烈以下並説道路委積之事與遺人義正相應故下文云乃為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通枝上下文足明其義矣千乘篇亦云地以度邑邑以

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孔彼注云九里曰距則與此不合

則天下之明譽與　趙校云宋本作名譽　案明名字亦通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曰善　趙校云宋本按云荀子有人有五儀數句　案此篇宋人稜刻者所注從本往往有校語並同

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　孔云楊簡曰親近小人故致憂患　丁校云楊注非也觀文子

篇末可見案衛將軍文子篇末說介山子推云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丁晏據彼文

躬行忠信其案王念孫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校改而心不置　孫星衍校云疑置亦悳字之譌荀子所謂言忠信而心不德也　嚴校云易繫辭云有功而不置鄭注云置當為德　晁說之案古文德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而不遷置即植字當訓立古今字耳王念孫注炤說並同

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　孔云躬讀為窮富字絕句願上宋本脫不字从文選歸去來辭注引此文增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　孫校云以

文選注當讀不顧富貴絶句下仍重一貴字語意方足　案此當從孔讀爲是四代篇云顧富不久妨於政可證孫說非是無財亦當作無怨財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孔云敬下小戴記有然字宋本亦同从元本刪　趙校云宋本無然字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云小戴記無夫字宋本亦脫从朱本增　趙校云宋本有夫字

固臣敢無辭而對　孔云固猶故也　丁校云固與後

文固固同義而對如云以對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孔引王肅曰固鄙
陋也又云不固大典作不問　案今本小戴記亦同
鄭注云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孔疏云固固者上
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
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
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
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臧庸云固與故通故鄭
注以上固為鄙固下固為故　王肅好與鄭異兩固字

皆作固陋解遂以下固為不固焉讀於虔反改句下屬復偽撰家語大婚解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禮記今本亂於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不字幸孔疏詳明今刪正之拜經日記案臧說甚塙若然此經亦當作固固今本不字亦後人所加竊謂上固字當訓為實下固字乃為固陋焉當訓為乃見經義述聞焉得聞此言謂乃得聞此言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　孔云荀子史記性作生　趙校云

宋本性作生與荀子史記同

道及士大夫　孔引楊倞云道通也　丁校云道不訓通如訓道通則當云道通乎士大夫不當云道及

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孔云待言荀子作持手盧本同　丁校云持手而食如禮器云食力

貴本之謂文　丁校云愚意貴本之謂文此與史記荀子並誤禮器云禮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又云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記云禮反其所自始又云報情反始也案丁蓋以文為反之譌

三年之哭不文也　孔云文史記作反盧本同　丁校云當依史記作不反

縣一罄而尚拊搏　孔云春秋左傳室如縣罄服虔以爲磬字一磬堂上特縣玉罄也笙磬頌磬皆編縣堂下拊搏以韋爲之形如小鼓實之以糠樂記所謂相也周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趙校云左傳縣罄國語作縣磬　案荀子禮論篇作縣鐘尚拊之搞鐘磬並謂特鐘特磬也但堂上不得有金石之縣特鐘特磬仍在堂下唯拊與琴瑟同在堂上江聲

王鳴盛孫星衍黃以周並謂拊在堂上　故大師登歌鼓琴瑟得兼擊拊令奏尚即上也經於拊搏云尚明對縣磬在堂下為文孔說非是

禮察第四十六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趙校云宋本無所字

禮者禁將然之前　趙校云宋本作禁於將然之前

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孫校云生當作至

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孔句爾豈顧不用哉　丁校云爾字句絕後文所置爾句法亦然　趙校云宋本於爾

字句

廣育被蠻貉四夷　趙校云宋本貉作貊

夏小正第四十七　丁校云陸機郭璞俱引小正傳則傳與經同出世人誤解隋志歸之戴德非也

鴈北鄉　丁校云鴈當作雁　案朱養純鄭玫本同

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　丁校云爲字衍　案洪震煊亦校刪　案丁校是也居當屬下讀

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孔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鴈南鄉時不

在中國小正見其遷不見其鄉之不必當遷之月故不記　丁校云不必當小正之遷似云有以八月遷者　案記鴻鴈之遷也句當作記鴻之遷也鴈字衍此因九月書遰鴻鴈二者並舉而此月止云鴈北鄉唯舉鴈而不及鴻故發問也下亦單舉鴻可證　又案傳小正之遷下有必字文較完備鴻不必當當疑當為常下當有見字即承上見鴈而後數其鄉也為文此當讀鴻不必常見為句下小正之遷必者也別為一句大意謂鴻為鴈之大者南方不常見而北方

則鴻鴈生長之區固當常見小正所書遰者必據其見者故於遰兼言鴻而於北鄉則唯言雁錯文以見義也不必常見猶九月雀入於海為蛤傳云非常入也孔丁說非經傳之恉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　趙校云宋本何以謂之雷句

案雷當屬下讀宋本非是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之者言解蟄也　孔引金履祥曰

月令魚上冰是也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　案以月令義校之此負疑當讀為培莊子逍遙遊篇說鵬

云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負冰與培風義同負培並言乘也登也莊子培訓乘登詳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言魚躍而在冰上亦即月令上冰之義月令孔疏云謂魚從冰下升於冰上而負冰案孔謂魚在冰上是也但在冰上則不得負之孔仍未憭負字之義如金說以負為背若負之則仍在冰下易緯通卦驗鄭注云負冰上近冰也亦非與月令義不相應矣負培古音近字通

初歲祭耒始用暘也　孔云益以鬯灌地而祭耒與程鴻詔云耒當為釆讀為菜祭菜與祭鮪例同謂祭而用釆其釆用暘或用韭也夏小正集說　案程說是也

學記云大學教皮弁祭菜是其證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入舞舍菜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釋者置也菜者芼也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謂秬鬯所以禮先聖師也中郎釋菜爲芼似即隱據此經義

園也者園之燕者也 阮元校云燕當从初學記廿四改作藩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孫校云顧氏閒曰太平御覽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北風益

以北風陪說大之者仍大南風也傳文疑是傳寫之
譌孔引山海經䮃傳非也
涷塗者涷下而澤上多也　孔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
澤　趙校云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
田鼠者嗛鼠也　趙校云墨子非儒篇云鼸鼠藏盍鼸
鼠冬藏穴中故此記其出之時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
也　孔云均讀為耘故傳言除田也月令正義以農
率為田畯與傳訓異　案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

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遂又云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鄭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又引夏小正曰農率均田孔疏云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月令疏說與此傳義全不合孔沖遠不空疏外若是竊疑此記古本當作均者循也均循聲相近故義亦略同循田謂農官巡行校督農夫使除田益均循實為除田而設而均與除義實不相冡孔讀為耘非其義也農率即師謂農官也國語周語說藉田云農師一之韋注云農師上士也農師疑亦即

農師蓋唐以前本如是故孔釋農率爲田畯宋以後本譌易以循釋率義遂以除田詁均古旣無是義又與鄭孔所引不合矣

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　又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　孔云諸本經文脫獸字傳文三獸字並譌獻　丁校云獺獸不成句　劉寶楠校云玉海引無獸字　孫校云除豺祭獸外四獸字皆當作獻案孫校是也

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　孔云月令鷹化為鳩在仲春小正例凡言則者候皆載蚤　孫校云言則者不必盡蚤蚤者亦不必盡言則　劉恭冕校云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鞠則見　孔云戴震曰鞠讀為蠋字之譌也　丁校云戴注鞠誤解如此則初昏當在上案王引之亦謂此見當為晨見與丁說同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孔讀句　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趙校云宋本也字句　劉校云玉海

引縣作垂下同　案此當从孔讀十一月時有養夜傳云若日之長也云與此文例正同戴震汪中校並移此云字著前章鞠則見者歲再見爾爾字之上非是

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　孔云山上黄本無桃字

案黄本是也此明經杝桃為二物傳述經杝字而釋之不當兼及桃當據刪

或曰桴嫗伏也　趙校云宋本伏誤伐

羊益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案非下疑當

有必字後疑當作腹下文云羔羊腹時也文正同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　孔云煮祭饋熟之祭也又曰煮盧本作暑　案此當从盧本作暑祭戴震洪震煊汪照校並同周書嘗麥篇云孟夏祠大暑所謂夏有暑祭也洪氏疏義釋為夏后氏有暑祭則非傳義祭寒祭暑皆用羔其禮略同孔謬祭寒用羔見昭四年左傳

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　案生當為牲之叚字言祭暑則以羔為牲故記之也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道也　丁校云詩標有

梅正義引夏小正傳作綏多士女士女猶言男女也

今本倒宗臧琳洪震煊校同

緐菊勃也　孔云菊宋本譌萬通解作方葢本菊字脫去上半或誤為万因轉為萬耳　趙校云古菊方近見惠氏書古誼孔校語非是

昆小蟲抵蚳昆者眾也由魂魂孔讀句誤魂也宗下王從黃本增魂魂也三字是此提者動也小蟲動也　孔云傳言昆猶魂也魂之言動也　丁校云白虎通情性云魂猶沄沄也魂魂連文猶言沄沄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章云雲西行

云云然注云運也董子山川頌混混沄沄　孫校云中山經其光熊熊其氣魂魂　嚴校云一切經音義廿一大菩薩藏經十引夏小正蜫小蟲也蜫魂也魂魂然小蟲動也可證魂魂連讀然玄應所引亦有誤案王念孫亦據玄應引校　顧閒校云楊子魂魂萬物注魂魂多皃　案丁孫諸家說足正孔讀之誤依法言李注則魂魂兼動與衆二義與傳恉正合

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之必推而不言取　孔云取必戴氏校本改故言　案此當作推之則必取

之取之不必推推必取而不言取謂凡取它物不皆用推用推者唯取蚳為然則云抵可以見其為取故經不書取而書推也今本推取二文上下傎到遂不可通戴孔校並非

田鼠化為鴽鴽鴾也　劉恭冕校云列子天瑞篇云田鼠之為鶉釋文音湻說文鶉鵪也大戴記三月田鼠化為鵪（案洪頤煊云鵪音之異）周書云化鴽郭注爾雅鴽音鶉鵪也鵪音諳

札者寏縣也　顧校云爾雅注作虎懸

王萯莠　孔云鄭君箋詩疑王萯即葽其注月令又疑王萯即王瓜未審焉　案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是鄭月令注亦止校異文並不以王瓜王萯爲一物孔説未塙

莠幽　顧校云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　案此莠爲秀之叚借與稂莠不同顧引國策於此經無當也

執而升之君也　丁校云升之君似別其羣之誤　案此與十二月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義略同丁説未塙

浮游有殷　趙校云浮游宋本作蜉蝣　案易本命篇亦作蜉蝣則宋本是也

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句孔讀時也　孔云辜略也不云鳴鳩而云鳩則鳴是不略之也　趙校云鳴者相命也登樓賦注引鳴下有也字辜宋本作事也字絕句　丁校云不辜如云不殺　案丁說是也正月鷹則為鳩傳云其殺之時也與此文例正同孔讀其不辜之句而釋為不略失之

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　案云也疑當作也云今本誤

到正月云初昏參中葢記時也云十一月時有養夜
傳亦云若日之長也云與此文例正同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孔
引黃叔琳云矩法也以為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孔
又云以已通已在經中者食菽糜以心中為候經言
心中則菽糜已在其中矣時是也又云舊本云矩關
一作短閔　丁校云矩關當是豆鬻之誤　王念孫
云戴校本改時為是是為時盧云矩關作矩閔案舊本校
語是如云或曰當作豆鬻案舊本時是互譌當從新校

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閔皆豆鬻之譌傳之豆鬻正釋經之穀糜也（經義述聞）案時是二字互譌戴王校是也但依彼校則以在經中上當補菽字謂上經云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此依盧王校補孔本上經無此三字）此又云菽也時食矩關而記之（洪震煊以短訓短少未塙）疑當作時食粗句閔而記之言是時衆穀未登民食粗糲故以菽糜爲食因哀閔而記之也（洪震煊云閔如春秋傳閔雨之閔是也）粗與矩閔與關形近而譌孔黃說並望文生訓不足據王丁以矩關爲豆鬻亦非是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　孔云舊本云夫婦一作夫卿按傅本作大夫卿又云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　案依孔說則是別羣之事經不當云頒況周禮校人云春執駒此上文四月亦云執陟攻駒則春末夏初已別羣不得此月始分夫婦之駒據三月頒冰傅云分冰以授大夫也此與彼書法同則當依傅本作分大夫卿之駒也舊本作夫卿者夫即大夫二字之并省古文或如是作秦刻石御史大夫作御史夫二即其例也案洪震煊本亦作分大夫卿之駒也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孔云在當盧本作正當
案在當文義難通當從盧本作正為是
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　孔曰黃叔琳
云禮豆實曰桃桃諸無舉杝者傳似小誤　案此當
作桃也者圃桃也杝也者山桃也乃別桃於杝之辭
與上梅杏杝桃則華傳略同今本傳寫誤提黃乃以
疑傳慎矣
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　孫校云蟬也者蟬上當有寒
字　案盧文弨王念孫校本同

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

孔云皇侃說丹良螢火也 案皇說見月令孔疏崔豹古今注說同 案皇以丹良為螢火然螢火未聞能食蟁蚋雖古說恐未足憑竊疑丹良當即螳蜋良蜋聲類同五月良蜩鳴良爾雅釋蟲亦作蜋可證丹螳一聲之轉螳蜋能食飛蟲故經云云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 孔云離麗也牝牡偶也 丁校云愚謂離與從義相反非相因 案丁說是也離羣猶禮記月

令中夏云游牝別羣前頌馬傳云騲駒亦謂駒之騲羣特縶者與此義同傳意益謂鹿從羣而孕離羣而後生生與從不同時易本命所謂鹿六月而生故云非所知時也

主夫出大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孔云夫如太圭田之火治也　案孔說迂曲不可通主夫夫疑即火之譌主火即周禮夏官司爟之職出火上當有不字即司爟所謂季秋內火也上云內火即謂火伏故此別云不出火矣

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孔云若

蟄若上燕及蟄獸皆蟄也柳或若即燕字形誤言燕勢而榮鞠鞠榮而樹麥物候之相踵者也又云榮鞠下通解增樹麥二字非　孫校云此注若蟄而三字迂曲不如別本以若蟄而三字作言蟄也得之（案戴震盧見曾洪震煊本並同）　丁校云畢竟經有樹麥二字　案孫丁校近是但別本以若蟄而三字為上熊羆貉貊鼶鼬則穴經之傳得之而作言蟄也亦不免肊改此當作若蟄尒謂熊羆諸獸之穴與蟄相若也尒而形近而誤孔失其句讀又肊為之說殊謬

王始裘者何也　丁校云王上當有王始裘三字案通解本如是戴洪本並同

黑烏浴　孔云傅本作黑烏浴　丁校云應依傅本如作烏不用黑字　案丁校是也

嗇人不從　孔云嗇人嗇夫也　丁校云左傳注嗇夫主幣帛之官覲禮注司空之屬襄四年傳穡人成功收斂之官也管子君臣上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周策有嗇夫空

保傅第四十八

過闑則下　趙校云闑本作闕　丁校云過闕過廟即由郊反宮之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作闕賈子階級云入正門則趨　嚴校云字書不見闑字疑闕之誤廣雅釋詁三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玉篇闋闕無門戶也闑闕音相近釋名釋宮室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則義與闕亦相近闕字當是大戴本文或有作闕者後人據新書改耳　棠嚴校是也闕蓋从門切聲古音與闕同部傳寫誤切為卦耳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盧注云武王崩成王十

有三也　孔云新書脩政語曰成王年六歲即位故
云襁褓言十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　丁校
云下云親以其身見於術子之家則非六歲所能矣
建本賈子作年二十歲
此三公之職也　盧注云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
空也　丁校司馬移司徒下　案丁校非是韓詩外
傳及漢書百官卿表引或說並謂三公首司馬次司
徒即盧所本舊本不誤
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　盧注

云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孔云盧君絕故孩提為讀非是　趙校云宋本三少等十一字注在故孩提三字下　孫校云孔君所解亦當絕故孩提為讀　丁校云畢竟三公二字是後人加後文注亦可證

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孔云目見高安本作日見　案作日是當據改

此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孔云道上宋本衍常字从朱本刪　趙校云宋本並無常字

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孔云漢書新書學上無小字小者作學者宮作官　案官字較為近古王念孫亦从漢書賈子校謂宮官亦字之誤今攷宮字亦可通周禮大司樂鄭注說成均云文王世子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是學官亦可稱宮似不必定从漢書賈子改官也

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盧注云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序瞽宗上庠及四郊之學也　丁校四郊改西郊云盧意以大學

在內其四學則一爲西郊之學葢本王制　孫校云
案注言四郊之學似并數大學在內以大學在郊也
王制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不得分虞庠及西郊之學
爲二　案丁改四郊據今本王制校也攷北史劉芳
傳引王制亦作四郊與祭義注合則盧所見本自作
四郊不必依今本改也諦審盧意葢以經四學不箸
學名而後注又謂小學即虎門師保之學大學在王
宮之東則其意葢謂東序等三學及四郊之學皆爲
大學矣東序瞽宗上庠見文王世子鄭注云周立三

代之學亦即在王宮東之大學也四郊之學則郊學也依鄭王制注義周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郊則四郊之學自是小學而盧誤謂亦是大學又周大學別有成均辟雍詳孔氏補注盧氏不數者以鄭周禮大司樂注謂成均即虞之上庠而辟雍鄭駁五經異義謂在郊則又不與三學同處見詩大雅靈臺孔疏故不及也實則周制亦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大學有五學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南成均中辟雍此有四學下文又有大學即據四學與辟雍言之皆大學也與四郊虞庠無

涉盧用鄭義而徵不同皆未允當也詳周禮正義丁
孫兩校亦皆未憭盧君之指孫氏所糾亦未塙
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趙校云而理道得矣注宋本
在長有道也下
有虧膳之宰　盧注云太子齒於學則有榎楚之威成
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　孔云虧漢書新書
並作徹宋本又於虧上衍出徹字从太平御覽引此
文刪　孫校云當刪虧字存徹字　劉校云徹武帝
名

有誹謗之木　盧注云堯設之　趙校云宋本設作置

有敢諫之鼓　盧注云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趙校云注宋本無者字

鼓夜誦詩　盧云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然瞽與

鼓聲誤也夜史為字誤　孔云夜非誤字也漢書禮

樂志云立樂府采詩夜誦　孔校云予謂鼓夜當從

盧注作瞽史為是漢書采詩夜誦非此處義也　案

孫說是也

工誦正諫　盧注云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

詩以諷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史　盧本史作叟戴云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　案細繹盧意即釋工誦正諫爲樂工誦大夫之諫國語晉語云使工誦諫於朝是其義也注當作大夫諫是以義使於瞽瞍謂大夫取詩義之合於諷諫者使瞽瞍誦之明大夫不自諫也瞍即詩大雅靈臺之矇瞍謂樂工今本此注惟足當爲是叟當爲瞍餘皆不誤戴校皆未得其義盧孔改叟爲史亦非

士傳民語　丁校云瞽者夜誦所采之詩工則誦正大夫之諫士則傳庶人之語三句配上旍木鼓三事孫校云工誦二字當讀正諫之正謂大夫不必定以三句分三事　案丁說與盧注義合依孫說則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分四事義亦得通孔說亦與孫同

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　盧注云車亦應樂節步又中珮丁校改佩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之謂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

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
丁校云鸞和車之佩聲人步則中衡璜衡牙采茨肆
夏樂節也車行亦中之故注云互言又云車不上堂
可不泥爾雅堂上謂之行又云爾雅謂之行下本有
堂下謂之步句鄭氏不引此記有步中句而盧注但
錄周禮注不引及之何也　又云樂師注行者謂於
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
茨作大馭注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案此經與玉藻樂師文互異采茨肆夏節之舒疾今

無可攷無由定其孰是盧注全本鄭義爾雅以行步趨分屬堂上堂下門外益以道之廣陿爲行之舒疾禮文似亦不必與彼相應丁說自是通論詳周禮正義

故遠庖廚　盧注云玉繅曰凡丁校下補有字血氣之類弗身踐

是史佚也　盧注云捷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　劉云承上疑脫一字

鄙語曰不習爲吏如視已事　盧注云鄙劉云下脫語字猶今言俗語然也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孔云萬漢書新書並作兆丁校云董子爲人者天篇亦引作萬

不能懲忿窒慾　盧注云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丁云易作欲

隱琴瑟　盧注云隱據也　趙校云宋本據作椽　案注義難通宋本尤誤竊疑謂隱當讀爲匽隱匽一聲之轉謂匽側其其琴瑟不鼓也賈子作隱琴肆瑟亦

通肆陳也說文肆部云肆極陳也肆即肄之隸變亦謂陳肆其瑟也

天子宴瞻其學　盧注云少師與天子宴者也　趙校云宋本少師作小師

左右之習反其師　盧云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　趙校云宋本所習下衍之字

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孔云縱字衍戴氏校本刪　孫校云縱字非衍新書雜采從美從即縱字戴氏刪之非王念孫亦據賈子校與孫同　王云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

弄雜采弄即美之譌經義述聞 案王校是也此記舊本作上下者乃北朝俗書之誤魏孝文帝弔比干文石刻弄字作上下是也傳寫誤分為二字其展轉沿譌之跡遂不可尋矣

飽而強 盧注云強猶丁校改勉強也

飢而惏 盧注云惏貪殘也 趙校云宋本貪殘殘譌踐

暑而暍、 孔云宋本暍譌喝 趙校云暍宋本作渴不作喝

亟顧還面　盧注云還旋也　孫校云旋面見莊子秋水篇　丁校云旋視見周語下

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孔云篇末云凡二章新別然今本不復分章攷案文義當於此為斷也　丁校云上章應說封禪　案丁說亦通

謹為子孫娶妻嫁女　孔云通解妻作婦無嫁女二字　丁校云不當有嫁女二字

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盧注云謂居號斯言　丁校居號改古有又云居號斯言似詩正月維號斯言董子

深　號亦引之　案詩文與此經義無當似丁前校近是

七月而就宴室　盧注云宴室郊案郊與夾同盧此注及後諸侯遷廟釁廟篇注夾竝作郊室次室寢也次室宴室丁校改宴案宴燕字通丁校是也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宸女史皆以金環止御宸丁校改辰案此本詩彤管毛傳丁校是也　案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盧即本彼注義杜佑通典引內則注惠棟校宋本禮記注疏並作謂夫之室孔疏云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

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則孔所據本似亦作夫之室然據此注則北朝本內則注已如今本作夾蓋南北禮家所傳本不同盧孔各據所見爲釋也此經爲王后之側室則盧意自謂此側室即夾室在后燕寢旁但禮經夾有二一爲堂上東西序之北一爲門堂之室(見寢廟篇)皆與此不同依盧說則夾室即側室似謂夾燕寢兩旁別爲宮院內則說側室別有門明與寢室不相連屬也詳周禮正義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盧注云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

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　案太宰下又云膳宰並即膳夫之異稱以膳夫為宰官之長故稱太與冢宰不同盧意蓋謂天子有太宰則膳夫不得稱太宰諸侯無太宰膳夫乃得通稱其說未塙

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太子　孔云新書倚升作倚斗　丁校云古音倚與何同古音何即今荷字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注云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

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　丁校云公卿下別書引無之太子三字得之此引大傳多疏謬唯十三十五等字甚清楚　案盧引尚書大傳文有舛譌致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大傳云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據彼文則此當云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嫡子今本作公卿之太子誤也　又案盧說學制多舛誤其以小學為虎門師保之學者周禮師氏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不云小學唯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三藝守王闈魏書劉芳傳引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詩大雅靈臺孔疏引袁準正論說略同故盧

氏亦謂虎門之左爲小學其實經義及鄭義皆不如是不足據也

在衡爲鸞在軾爲和　丁校云說苑卷二鸞設於鑣和設於軾秦風毛傳鸞在衡注大馭同箋在鑣商頌與秦風二箋同蔡蕭傳云在鑣曰鸞呂覽注鸞鳥在衡和在軾

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　孔云葱本爲𥹳從通解改　案通解據周禮玉府鄭注引詩傳校也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葱衡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

士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葱衡即水蒼玉也但賈子容經月令章句漢書五行志顏注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舊圖及魚豢魏略並作雙衡玉府賈疏玉藻孔疏並謂佩止一衡則不得有雙陳奐云珩為佩玉最上之名行步下則雙璜與衡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采芑有瑲葱珩傳瑲珩聲謂即雙珩之聲也鄭引詩傳者三家釋采芑之葱珩後儒因改大戴禮雙字為葱字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為葱珩明矣（毛詩傳疏黃以周禮經通故同）依陳說則詩傳詁詩據卿

大夫制故作蔥珩此記述體　天子制不當與彼同自當作雙衡二文不可強合其說似通國語晉語云白玉之珩六雙珩以雙計亦足為雙珩之證但衡之言取橫為義明與雙璜直縣不同陳所定佩圖以兩珩平列則於理難通任大椿云一衡下屬三組中組以貫衡牙旁組以貫雙璜若有組兩衡何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兩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明甚案任說論兩衡平列之弊甚析蓋衡以總挈三組若二衡平列則散亂無紀古制必不如是今依陳校作雙衡推之疑衡當為橫玉上微隆起為鈍角若橫縣之磬然其

縣之則當雙衡上下重絫相承貫動則上衡與下衡恆相摩切故無衡牙自能瑲然成聲兩之中與兩側皆貫組爲固而三組分貫於上下衡之閒則與一衡無異自無不能總攝之患古佩制大略如是此記宋本固不誤不當以通解校改蒐也

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盧注云橑蓋弓也　丁校云蓋弓見考工記輈人

獨處而不倨　孔云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文云獨坐不倨　案玉篇足部引作獨處而踞蓋挩不字倨作踞

則字小異又案以玉篇文選注校之疑舊本作獨處不倨玉篇而即不之譌今本而不二字兩有乃校者所增曲禮云遊毋倨孔疏云倨慢也依玉篇則為蹲踞之踞史記酈生陸賈傳云方倨牀亦借倨為踞二字聲類同古多通用

胎教之謂也　盧注云大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起惡言　孫校云此注本列女傳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丁校云上章至練也訛　盧云凡封禪之禮國於恒霍及繼體之君獨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始

也　案注固疑當作同謂岳則恆霍亦可封不必太山君則繼體亦可行此禮不必受命者也

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　孔云黎新書作麗　丁校云呂氏禁塞亦作麗驕恣同

咸王以齊强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案當從王念孫校增臺字）孫校云咸王在簡公後盧疑咸公　案盧校於文較順咸公即桓公與後舉秦穆公亦正相儷但盧注所據本已作咸王則其譌久矣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盧注云昔我穆公自岐（丁校下增雍字）

之間

再爲義王　盧注云陽穀與名陵也　孔云新書云稱爲義王　孫校云再當作爯爯古稱字文王官人篇敬再其說爯字之譌逸周書作亟稱其說（案王念孫說同）嚴校云爯稱可通用爯非古稱字爯在冓部稱在手部稱譌爲爯（案爯稱之省非譌文）爯譌爲再當从新書盧注釋再字未安

身死不葬　盧注云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七日辛巳夜殯至九月

而後葬矣　丁校云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案盧說略本史記齊世家據左傳桓公以僖公十七年十月乙亥卒至次年八月始葬距卒時已十一月盧云九月者冢赴殯言之耳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案俞樾校謂獨當作以是也獨立　孔云獨上元本有不字　丁校云獨立對韓魏言不當有不字　案丁校是也

謂其子曰我即死　盧注云言死於今一日即就　丁校云即猶今也孫炎釋詁注文

而鄒衍樂穀以齊至　孔云以齊至新書作自齊魏主

丁校云以齊元本作呂齊乃自字之誤　案王念孫亦从賈子作自齊魏至是也

撫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　盧注云支猶計也　丁校云支地似作丈地古文作支　孫炎云支字不必改說文作枝　案孫校是也

無宜治之民　孔云宜治言其性偏近於治與稱婦人宜子之宜同意又云說苑作恒治　案宜當爲恒益恒省作亙與宜形近而誤孔說望文生訓不足據注

本改作恆

夫知懸古之危亾　孔云夫盧本作今　丁校云宋本

夫作今